



渔汛起时灯火明

■ 陈旺源

入秋后,海风猛地不一样了。先前那温吞吞、湿漉漉的劲儿没了,刮在脸上,竟有点硬邦邦的筋骨。码头上,那些歇了一夏天的船,挨挨挤挤泊着,随着浪轻轻晃悠,像睡沉了的汉子,终于到了要舒展筋骨的时候。

阿香婆盘腿坐在自家船头,身下垫块厚木板,一双关节粗大的手,在渔网里穿梭不停,麻利地缝补着那些被岁月和鱼牙啃出的小洞。阳光从网眼里漏下来,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、黝黑的脸上、青筋微凸的手背上,也在甲板上跳动着碎金般的光斑。偶尔,一缕“不听话”的白发被网线勾住了,她笑骂一声“老伙计”,随后小心地拨开,又埋头下去。那梭子在她手里飞舞着,像光阴细密的针脚,一下一下,把整个休渔期积攒的等待,都密密地缝进了结实的网眼里。

开渔号令一下,寂静的码头“嗡”地一声就活了。马达突突突地吼起来,像憋屈了太久,终于能痛快地喘口气。缆绳吱吱嘎嘎地绷紧,听得出那沉甸甸的欢喜。渔民们吆喝起来,声音撞在船舷上又弹开,空气里都是久别重逢的兴奋劲儿。一个被太阳晒得黝黑发亮的小伙子,被派去解缆绳。他抿着嘴,一脸郑重,仿佛手里攥着的不是粗粝的绳索,而是千斤重的托付。绳子“哗啦”一声松开,坠入水中,小伙子脸上才漾出个大大的笑容。一抬眼,看见阿香婆远远递过来个热乎乎的鸡蛋,他慌忙在衣襟上蹭蹭手,接过来。

那蛋壳滚烫,烫得他左手倒右手,却舍不得放下,像捧住了刚从灶膛里扒拉出来的小太阳,暖意瞬间熨进他微微发凉的手心。

船队动起来了。一艘接一艘,排着队,像归心似箭的雁群,犁开平静的水面,朝着那望不到头的蓝色驶去。船尾拖出长长的、雪白的浪花,哗哗地响,像是在给远行的壮士鼓掌送行。阿香婆站在船头,海风吹乱了她稀疏的白发,她眯着眼,看着那些船影一点点变小,最后消失在海天交界处。这时的码头,一下子又静了,可这静里,分明又鼓胀着沉甸甸的盼头。阿香婆收拾好散落的梭线,一步步稳稳地走回岸上,她知道,那驶向大海深处的船队,载着的是整个渔村沉甸甸的希望和热腾腾的生活。

夕阳快落山时,海天相接的地方,烧起大片的晚霞。那颜色浓烈得化不开,像打翻了染缸。海平线上,黑点慢慢显出来,由小变大。那是归帆的影子,像一群飞倦了的大鸟,驮着一天里最后的光,摇摇晃晃回来了。岸上早就等满了人,等船一靠岸,码头上就像开了锅。一筐筐、一篓篓的鱼虾蟹贝被抬下来,银亮的鱼鳞在晚霞里闪着光,浓浓的海腥味混着汉子们汗水的咸味,在空气里弥漫、蒸腾。

阿香婆挤在人群里,踮着脚,目光紧紧追着自家那条船。她看见那黑小子像条泥鳅一样,第一个从船舷跳下来,脸上挂着水珠,咧着嘴,笑得比天边的霞光还亮堂。他一眼瞅见阿香婆,几步就蹿到她跟前,摊开紧攥的手——掌心里躺着几颗圆滚滚的海贝,壳子在夕阳下泛着温润的光,边缘一圈淡淡的红晕,像是



图片由AI生成

被落日的余晖轻轻烫过。“阿婆,鱼多得很!这贝,给您煮汤!”少年的声音又响又脆。阿香婆接过那还带着海水咸腥和少年手心温度的贝壳,指腹摩挲着光滑的壳面,像摸着了海的心跳。

天彻底黑了,岸上的灯火一盏盏亮起,倒映在深蓝的海水里,随着波浪轻轻摇晃,碎成一片。阿香婆坐在屋门口的小板凳上,听着远处潮水拍岸的哗啦声,手里还握着几颗温热的贝壳。不远处,那黑小子背着书包往家跑,书包带子上不知怎么挂着一片亮闪闪的鱼鳞,像别着一枚小小的、海的勋章。他跑得急,

书包里几张草稿纸被风吹了出来,飘飘悠悠,像几叶小小的白帆,乘着带着咸腥味儿的海风,朝着暮色更深的巷子口漂去。

岸上的灯火和海里的渔火,隔着墨蓝的海水,互相打着招呼。这点点光亮,是岸给海的问候,也是海给岸的回音。它们在深夜里,怯怯地靠近,又暖暖地呼应,将人间灶膛里的烟火气,悄悄、柔柔地织进大海幽深而辽远的梦里。而那岸上的灯,是渔村的眼,那海上的火,是渔人未眠的心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三尺讲台有星辉

■ 刘蕾

前些日子,我重新回到以前教书的中学。站在讲台上,望着台下那些年轻的面孔,不禁想起许多年前,我也曾坐在这样的教室里,望着我的老师。而今,身份不断转换,我才真正明白,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,而是点燃一把火。

人们常说,教师是园丁,修剪枝叶,培育花朵。可在我看来,教育更像是一场漫长的守望,守望每一个灵魂找到自己的光,无论那光是炽热如阳,还是温润如月。

那年本科毕业,第一次走进校园教书时,我的课代表是一位姓陈的女同学。当时,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在课堂上做数学和物理题,唯有她的语文笔记工整如印刷,将我说的每个知识点都一一记下来。高考放榜那天,她成了市状元,名字印在报纸上。媒体采访时,她笑着说:“我最感谢的,是我的语文老师。她告诉我,语文不只是得分的工具,更是安放灵魂的居所。”

我依然记得那个下午,她在我办公室背苏轼的《定风波》:“莫听穿林打叶声,何妨吟啸且徐

行”。背着背着,她忽然抬头问:“老师,如果人生注定有风雨,读书的意义是什么?”我回她:“不是为躲雨,而是为学会在雨中起舞。”

我的另一个学生,是一名姓李的男同学。他的成绩不好,总坐在教室最后一排,眼神常常飘向窗外那棵老槐树。他的作文总是跑题,但我知道,他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。高二学校运动会时,他悄悄拍下许多照片,有跑道上的汗珠,有同学跳高时的身影,有领奖台上的泪光……他悄悄做了本影集,送我时腼腆地说:“老师,我不是读书的料,但我会拍照。”

我也还记得他在《槐树下的光阴》那篇作文中写道:“老槐树的影子每天从东墙爬到西墙,像一只慢吞吞的蜗牛。当影子触到教室门框时,我就知道该放学了。”当时,我写下这样的评语:“你有一支天生的文笔,只是它不爱走寻常路。”

今年新年,我收到两份礼物。小陈从北京寄来一本文学期刊,里面印着她第一部中篇小说,扉页上写着:“谢谢您让我看见文字的力量。”小李则送来一张照片,那是晨光中的讲台,他用AI将我画进照片,背面是一行字:“老师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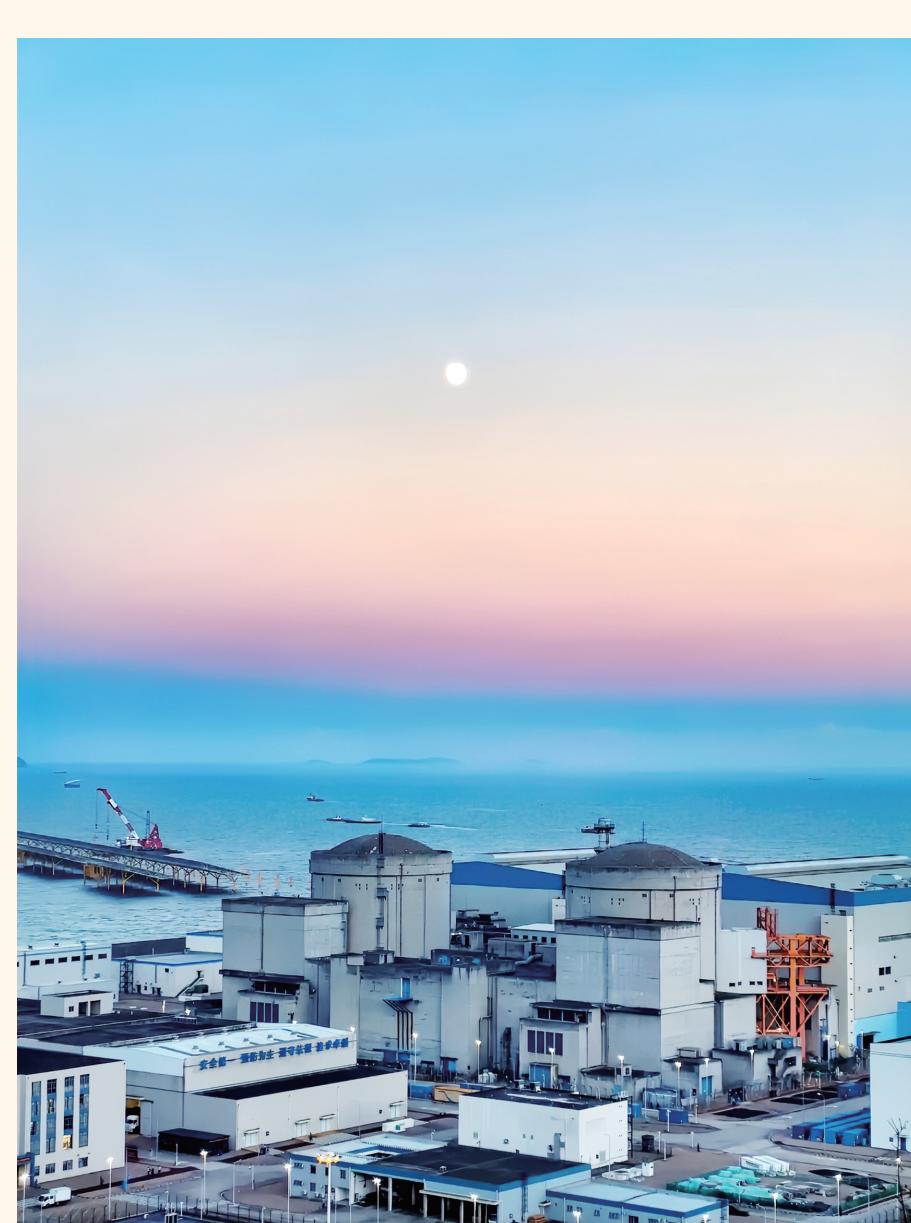
您是我的光。”

看着两份珍贵的礼物,我忽然泪目,想起一本有关教育的书里这样说:“教育的本质,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,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,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。”是啊,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,有的早早发光,有的需要更久的黑夜来磨亮光芒。

在我的教学生涯里,有过状元,有过别人眼里的差生,但我相信,人生不是轨道,而是旷野。教育的目的,是让每个生命都找到自己的绽放方式。这份信念,也驱使着我在2008年时,毅然从学校讲台走到汶川地震的现场,成为一名志愿者。在那里,我不止一次对着汶川的孩子们说:“回到教室后,一定要相信,你们终将会因为读过一本又一本的书,见过一个又一个老师,成为风吹不倒、地震压不垮的人。”

而今,我虽已告别教师职业,重新进入大学校园成为一名学生,从课桌到讲台,从讲台到课桌,但那些读过的诗、写过的文、遇见过的孩子们,最终都滋润着我认识世界、发现真善美的眼睛。

(作者为自由撰稿人)



宁『核』月色

郎佳 摄于福建宁德核电基地

■ 王晗

秋意初探时,风还是软的。矿区的悬铃木叶尖刚染上一点淡黄,像是不经意蹭上的颜料。树下玩耍的孩童,浑然不觉踩着那些早落的叶子,脆响湮没在嬉闹声里。秋的凉意如同无形的蛛丝,悄然缠绕上脚踝,却不惊扰人,只待你在某个清晨推窗时,才忽然发觉身上衣已显单薄。

秋色渐深,矿区小院里的枣树便成为最殷勤的信使。枝头的累累果实由青涩悄然转作赭红,如无数小灯笼点亮了秋光。孩子们仰着脖子,眼巴巴望着那诱人的红点。待枣子熟透,沉甸甸地坠弯了枝条,大人才用长竹竿轻轻敲打。红雨簌簌落下,滚了一地,孩子们笑着争抢,衣兜塞得鼓鼓囊囊,齿颊间溢满清甜。

霜风真正紧起来时,矿区道路两旁高大的悬铃木显出慷慨又决绝的姿态。树叶几乎一夜之间变得斑斓焦黄,风一过,便纷纷扬扬飘落,犹如一场无声的金色急雨。下班的矿工们踩着厚厚的落叶走过,脚下绵软而富有弹性。偶有孩童蹲在路边,小心翼翼拾起几片形状周正、色泽浓烈的叶子,夹进书本里,仿佛要收藏起一小片流转的秋光。落叶铺满小径,层层叠叠,踩上去窸窣作响,一路延伸,仿佛为这黑灰底色为主调的矿区,铺就了一条通往季节深处的金色地毯。

秋意最浓处,就在矿区食堂后那方小小的菜园。几畦萝卜顶着翠绿的缨子,半截身子已努力拱出地面,白生生、胖墩墩地显露出来。一旁的大白菜,叶子一层紧裹一层,霜打之后,青翠的叶边微微透出玉色,更显肥厚脆嫩。霜风如刀,园子里的茎叶却愈发精神抖擞。

入秋了,风里渐渐带了锋刃。矿工们收工回来,常边走边拍打着工装。煤灰从衣襟簌簌落下,竟也似飘零的黑色秋叶。他们行经树下,金黄的悬铃木叶偶尔飘落肩头,与身上的煤尘印痕一衬,是秋与煤的相遇,也是辛劳与季节的相互致意。

置身这秋色的矿区,看落叶纷披如雨,看园圃丰收在即。一叶飘零,便知人间秋至,而这一方矿区的秋,亦在落叶的静美与泥土的厚赠中,显出独有的筋骨与深藏的温甜——秋的滋味,向来是大地默默酝酿,又悄悄融入人间烟火深处,温暖着每一颗在尘世间奔波的心。

眺望矿区,凋落与收获,萧瑟与丰盈,原来早已在秋的广袤襟怀里相互包容,只待人俯身拾取,便知岁月滋味深长。

(作者供职于陕西省韩城矿务局)

